

【炉香赞】

炉香乍爇 法界蒙熏  
诸佛海会 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三皈依】

南无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称）

【发菩提心】

我今发心 不为自求 人天福报 声闻缘觉 乃至权乘  
诸位菩萨 唯依最上乘 发菩提心 愿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归命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 “圆满法藏·佛典汉译” 现行译文凡例

v1.1

2020年10月22日

## 壹、通则

### 一、读者与译文类型界定

本翻译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读者为一般信众，而非学术界。在考证与文字的运用方面，固然会尽力参考文献学、佛学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径与成果，但因本计划所着眼者，在于尽可能的正确传达佛法义理，促进经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顾前述学科研究目的与学科规范之处，个中有所取舍，在所难免。望识者谅解。

### 二、关于译文品质

1. “信达雅兼备”是人们对于各领域翻译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实务上，本计划所公告的译文是以“信实”和“通达”为务，至于“典雅”的目标，则有待译文公告后，广征诸家见解，再逐渐修润，方能更趋近理想。

2. 在线版公告后，仅以“暂行电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 三、关于格式

1. 译文标有 [sic.] 注记处，表示该处存疑、待考，或有讹误，但仍依原文录入。

2. 凡遇有 [] 符号处，表示在 [] 内的文字乃原文所无，但为便利读者理解与行文流畅，由译者或编辑部补上。至于转写为现代书面语的版本当中，则不另行标注。

### 四、藏文原典选用与版本校勘

1. 本计划选用原典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尔》与《丹珠尔》，汉

藏对照本的藏文版本来源，系根据德格木刻版的图文件，经计算机运算，进行文字辨识（OCR）后所输出的藏文文本文件。计算机档案来源为 <https://github.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汉藏对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符号并以上标方式注记处，表示该处在不同刻版间存在着差异。校勘对照本的依据，是以中国藏学中心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校勘本为主。校勘仍容有未理想之处，凡遇未及校勘之处，则由译者或编辑部另于脚注中附带说明。

3. 为避免造成在脚注中存在过多的版本校勘说明，因此读者若欲详知版本间的差异，请径行参考〈〉内的校勘文字，拟不于经文中另行说明。

## 贰、关于翻译《甘珠尔》（佛说部）

一、《甘珠尔》的译文，以传统佛经语文体呈现，并另行制作现代语文体版本，俾令不同阅读偏好的读者自行择其所好。

二、《甘珠尔》的名相、一般词汇使用与表述形式方面，以尽可能承继、沿用汉文大藏经中既有的古译为原则，亦即：译词以正确表达藏文原意为前提，但在译词的选用方面，则对照藏文原典文本与既有汉译古本，尽可能准用或参考古代汉译本的表述方式。

## 叁、关于将佛经语文体改写为现代语文体

一、关于既有语汇的使用，采用保留原译的原则。

1. 凡遇惯用语、成语或类似成语的陈述句处，在保留原状不至于造成读者阅读障碍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写为现代语体文，以免反而造成文句生涩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称、非专有名词的术语等缺乏具体文献左证者，或为孤例者，则保留原译，不进行改写。

二、为令行文畅达，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词重复时，将酌情删除重复处；若遇文句顺序需更动，以令文义表述符合汉文使用习惯者，或者需添加主词以凸显文义时亦同。

# 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

## 题 解

佛世尊在王舍城期间，坚胜意乐菩萨入城至一长者家化缘时，见到长者之女貌美，生起严重的贪着心，用尽方法仍无法对治。佛陀为了调伏菩萨，遂化现一人，貌同长者女，加以点化。在佛陀的引导下，坚胜意乐菩萨乃将事情始末禀告佛陀，请佛教示。

佛陀随即为坚胜意乐菩萨及诸比丘、菩萨大众宣说现观真实义的教法，直接开显如来法性即平等性、究竟智慧于一切法皆无所动摇，以及胜义实相超越所断与对治之二分别的妙理，名为“一切法无所动法门”。佛陀并以六种譬喻说明此理：

幻师所化女子而生贪——譬喻一切对治本非实有；  
梦与王妃共枕而恐惧——譬喻所断三毒本非实有；  
渴者舍阳焰水而自矜——譬喻六波罗蜜及诸道果本非实有；  
女子揽镜自照而自满——譬喻五蕴、十八界乃至诸法等二分别法，本来皆非实有；  
石女误以为将会得子——譬喻诸法本无生灭、本来不动；  
暗夜误认树下有盗贼——譬喻一切法不动、无所超越、无取舍、无破立。

当时会上有二百名具增上慢的比丘，他们在闻法当下便获得解脱。坚胜意乐菩萨也即刻证入菩萨初地。

此法门属于三转法轮教授。慈氏弥勒所造《现观庄严论》之中流传甚广的“此中无所遣，亦无少可立，于正性正观，正见而解脱”一颂，便概括了本经的主旨。也因此，本经在藏地被归类为了义经典，广受各宗派大德重视。

本经藏译本属于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译作。指导译事的讲经班智达为印度的天主觉（Surendrabodhi, circa 8th）以及慧铠（Prajñāvarman, circa 8th）二师，当时担任译主的吐蕃僧人则是大译师耶谢德（ཡེ་ཤེ་ལྷེ། circa 8th）。







烈的贪欲热恼。他于是思忖：“我应当作意不净观。”然而在他心中萦回不已的，始终都是女子的情影。

由于坚胜意乐菩萨内心执着〔对女子的〕爱乐，遂未接受化缘之物，带着空钵离开王舍城，同时努力不要惦念贪欲，并精进勤恳进行分别观察，但终究力有未逮，未能除去贪欲。世尊以其过于常人的清净天眼见到坚胜意乐菩萨心生贪欲，虽有分别观察之力，但仍力有未逮，无法除去贪欲〔的情形〕。

世尊为了调伏坚胜意乐菩萨，于是化现出一位与长者之女一模一样的女子，出现在菩萨回程途中。坚胜意乐菩萨见到这位幻化的女子，于是问道：“善女人！妳要上哪儿去呢？”幻化的女子答道：“你住在哪里，我就往那儿去。”一听，菩萨便心生恐惧，于是逃往一座难以到达的山中。那位幻化的女子也跟着前去这座山里。后来，坚胜意乐菩萨感到身体疲惫困乏，于是坐了下来。幻化的女子也跟着坐在菩萨面前，对他说出这么一首偈颂：

“当以心断我，身逃有何益？

坚固身虽逃，不能断贪欲。”

（应当从心将我断舍。只是身体离我远逃，又有何用呢？

即便坚实的身体能够远逃，仍旧无法断舍贪欲呀！）



幻化的女子说完该偈，便从那座难以抵达的山上坠落。堕地之后，她的头部、手脚、指节等都错位了（尸首四散）。接着，[幻化的女子]就像捧握于手中、遇热融化而渗入土壤的融雪般，随即不见踪影。

坚胜意乐菩萨见不到幻化之女，贪欲心当下便告止息，并且感到十分懊恼。此时，幻化女子所说的偈颂浮现于脑海。他于是想：“我应当将这一切禀告世尊”。

“若能如此，世尊必能知我心意，宣说能令我成就法现观的教法”。随后，坚胜意乐菩萨从那个难以抵达之地，来到世尊所在处，顶礼世尊的双足，接着便退下，坐于一侧。

当时，世尊身旁有数以十万计的眷属重重围绕。他目视前方，正在说法。世尊说法完毕时，坚胜意乐菩萨知道已经完毕，便将上衣的一侧垂放下来，袒露右肩，并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处，双手合掌，顶礼膜拜，接着便向世尊一五一十禀告事情的始末。

世尊开示道：“善男子！若对道所产生的一切广求寻觅，则应如下思惟。善男子！如来不曾说“断除可贪之法”叫做“断贪”。同样地，如来也不曾说“断除可瞋之法”、“断除可痴之法”

为“断瞋”与“断痴”。

“为何如此呢？善男子！如来之所以说法，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一法可舍除或者可获得，也不是因为有任何一法可了知、可舍弃、可修习、可现前、可现证，或因为轮回是可摆脱、涅槃是可证得，或着因为有任何一法可除遣、可安立、可分别所以才说法的。

“善男子！只要是分别为二的（二取相），就不是诸如来法性。凡是以二分别而行的，就不是入于真实。

“善男子！什么是二呢？若认为‘我应当断除贪欲’，这便是二。若认为‘我应当断除瞋恚’，‘我应当断除愚痴’，这便是二。凡是如此加功用行的，即非入于真实，而称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某人在幻术师施行幻术之时，见到幻术师所幻化出来的女子，对其生起贪欲心。心受贪欲的牵缠所左右，于是感到恐惧、慌张，起身离座而去。离开后，他在心中作意该女子不净（非可爱、丑陋），并且作意无常、苦、空、无我。善男子！你心中是怎么想的？此人入于真实吗？或是入于颠倒呢？”

“世尊！于心中作意本来并不存在的女子，并且作意不净、

无常、苦、空、无我之人，他所精进努力之事，实属颠倒。”

世尊说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于心中作意不生、本无的诸法为不净的、苦的、空的、无我的，则应当视这些人们与此〔譬喻〕相同。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有某人于梦境见到王妃在自己家中，并且与之同床共枕。由于失念（忘记自己在梦中，或者忘失正念），他这么思忖：‘我会被杀死的。’由于他这么想，因此虽然国王并不知情，他还是认为‘我就要被杀了’而心生恐惧，落荒而逃。你是怎么想的？此人因为王妃一事而恐惧逃亡，他能否逃脱此难？”

“世尊！不能的。为何如此呢？世尊！此人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女子心生女子之想。这并非真实，因为是平添虚构的。”

世尊说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贪欲生起贪欲之想，故因贪欲所致的怖畏（后果）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贪欲；同样地，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瞋恚生起瞋恚之想，〔故因瞋恚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瞋恚；〕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愚

痴生起愚痴之想，故因愚痴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愚痴。应当视这些人们与此〔譬喻〕相同。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此人在本来无所有的情况下平添虚构，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恐怖生起恐怖想。善男子！同样地，凡愚的补特伽罗们不认识贪欲际，故因贪欲际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贪欲际；

不认识瞋恚际为无所有际，故因瞋恚际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无所有际；不认识愚痴际为空际，故因愚痴际所致的怖畏而感到恐惧，于是心求出离空际。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某人在夏末的月份，日正当中之时而行于路上。在炎热侵逼之下，他感到疲困干渴。这是一位具有敏锐分别观察力的人，他在旷野中见到阳焰的大河缓缓流淌着，便如此分别观察，思忖道：‘在我还没到家之前，暂时不应该饮用此水。’于是不顾阳焰，径往自家而去。返家后，他便赞叹起自己：‘我在口渴的时候，虽然见到河水，却未饮用，我的行为真是太希有了！我做了件最为希有的事！’善男子！你心中是怎么想的？此人是在本来没水、根本没水的情况下，并未饮水而舍之不顾的。如此作为，算得上希有吗？”

“世尊！不算的。为何如此呢？世尊！该处连一滴水也没

有，甚至没有可以假名称之为水的东西。世尊！本来并无一丁点的水，他却起了迷乱之想，舍水不顾而观察思索，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甚至极为欢喜，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世尊说道：“善男子！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不能了知如来意趣的词句，于是

为了断除吝啬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布施生起布施之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断除了吝啬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断除恶戒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戒律生起持戒之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断除了恶戒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断除害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安忍生起安忍之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断除了害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断除懈怠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精进生起精进之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去除了懈怠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断除散乱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禅定生起禅定之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断除了散乱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断除无知之心，对于本来并不存在的智慧生起智慧之

想而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认为‘我们已经断除了无知之心’，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应当视这些人们与此[譬喻]相同。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对本来就不存在的水起了迷乱之想，舍水不顾而观察思索，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同样地，在此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不能了知如来法界，于是

虽然预流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预流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一来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一来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不来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不来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阿罗汉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阿罗汉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辟支佛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辟支佛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佛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佛果起了迷乱之想；

虽然涅槃果本来并不存在，却对涅槃果起了迷乱之想。

这些虽然本来并不存在，[他们]却对之观察思惟，进而生起不实在的欢喜与极喜，并执着于此种欢喜所带来的满足感。应当视这些人们与此[譬喻]相同。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因此，就像对阳焰生起水想，具信的善男子、善女人也应该如此这般地通达诸法。如此通达诸法之辈，便是



入于真实。若非如此，则一切认识皆非入于真实。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譬如有一女子，她于揽镜自照时，先仔细地擦拭镜面，于是见到镜中影像美丽动人，接着便这么观察思索，想着：‘我不应对此影像生起贪欲之心。为何如此呢？因为它不是我的，我也不是它的。’善男子！你心中是怎么想的？此位女子认为自己对镜中的影像不生贪欲心之事很是希有。此事可真确吗？”

“世尊！并非如此。为何呢？世尊！因为影像本来就没有可分别的，究竟上也无法成立[可分别之事]，其中并没有任何可分别的。”

世尊开示道：“善男子！就像这样，凡愚的补特伽罗总是分别诸色，认为：‘这些色法是下等的’，‘这些是中等的’，‘这些是上等的’。然而，以诸色来说，色的本性却没什么分别可生起，也是无可观察分别的。诸声、香、味、触也像是这样。就像这样，凡愚的补特伽罗总是分别诸法，认为：‘这些法是下等的’，‘这些是中等的’，‘这些是上等的’。然而，以诸法而言，法的本性却没什么分别可生起，也没有可起分别的，也就是无可观察分别的。

“善男子！就像这样，譬如该女子对本来并不存在的事物

生起‘存在’之想，进而分别观察，于是产生强烈的耽着。善男子！同样地，若有某些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了知一切诸法犹如[镜中]影像，并称‘我们不应该贪爱诸色’，‘我们不应该贪爱诸声’，‘我们不应该贪爱诸香’，‘我们不应该贪爱诸味’，‘我们不应该贪爱诸触’，‘我们不应该贪爱诸法’，‘我们应当修持律仪’云云。他们对本来并不存在的事物生起‘存在’之想，进而观察思惟，于是产生强烈的耽着，沾沾自喜并且赞叹自己、轻侮他人。应当视这些人们与此[譬喻]相同。我不会说这些愚昧之辈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善男子！就像这样，譬如某一无法生育的女子，她因失念（忘记自己无法生育或失去正念）而发下此般誓言：‘我不想要有孩子。’另有某位清楚通达[实情]的女子，为了要守护（宽慰）她的心，便说：‘妳将会有个外貌端正又俊美的儿子。[因此]请不要发这种誓。’该位无法生育的女子听到此女这么说，随即失念而自忖：‘我就要有个外貌端正又俊美的儿子了！’于是满心期待，并因这般迷乱的想法而感到欢喜。然而，所谓的儿子根本不曾出生，未来也不会出生。

善男子！就像这样，诸如来了知、照见一切诸法都如同无法生育女子的孩子，但为了顺应世间，所以宣说二分别之法：

‘过去你称为某某，父族如是这般，母族如是这般，有这

般颜色，吃这样的食物，存活期间如是这般，曾尝受过此等苦乐，寿限则如是这般。’

‘未来将会这样：你将名为某某，父族将会如是这般，母族将会如是这般，将会有这般颜色，将会吃着这样的食物，存活期间将如是这般，将会尝受此等苦乐，寿限则将如此这般。’

‘现在你名某某，父族如此这般，母族如此这般，有这般颜色，吃着这样的食物，存活期间如是这般，尝受着此等苦乐，寿限则如此这般。’

“善男子！譬如该位无法生育之女子，自己虚构出‘[我]将有孩子’的想法而满心期待，然而那个孩子却是不生之法。由于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灭之法；由于是不灭之法，所以不是能表显之法。

“善男子！就像这样，一切诸色本来就是不生之法；由于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灭之法；由于是不灭之法，所以不是能表显之法。一切受、想、行、识，也都像是这样的一—本来即是不生之法；由于是不生之法，所以是不灭之法；由于是不灭之法，所以不是能表显之法。因此，我不会称那些无法如此了知法性的愚昧者们正在修道，而应称之为‘入于颠倒’。

“那些如此了知诸法者，即是入于真实，住于道中，于道中无所动。为何如此呢？因为安住于诸如来法，就是由于法界

不动而不动的。

“善男子！正因如此，若是想要趋入诸如来法理的善男子或善女人，便应于贪欲无所动摇，于瞋恚无所动摇，于愚痴无所动摇，于一切烦恼无所动摇，于眼、色、眼识无所动摇；同样地，于耳、声、耳识，鼻、香、鼻识，舌、味、舌识，身、触、身识，意、法、意识都无所动摇。也应于一切法想无所动摇，并于一切法想无所住。

“为何如此呢？若于贪欲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空性不动，则‘贪欲即是法界’。

若于瞋恚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无相不动，则‘瞋恚即是法界’。

若于愚痴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无愿不动，则‘愚痴即是法界’。

“若于一切烦恼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如实了知烦恼本性不动，则‘一切烦恼即是法界’。

“若于眼、色、眼识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缘起不动，则‘眼、色、眼识即是法界’。

“同样地，若于耳、声、耳识，鼻、香、鼻识，舌、味、舌识，

身、触、身识，意、法、意识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缘起不动，则‘意、法、意识即是法界’。

“若于一切法想有所动摇，则于法界有所动摇。为何如此呢？因为如实了知一切法想自性不动，则‘一切法想即是法界’。我通晓此理，所以说：‘若能见到颠倒见是颠倒的，便是真实见。’既没有可除遣的，也没有可安立的，所以于颠倒见无所动摇。既没有颠倒见，也没有真实见——因为一切诸法乃是无二的。如实正确地看待颠倒见，即是真实见；若生二相之想，便没有真实见。

“善男子！就像这样，譬如某人身处在阒黑暗夜的道上，见到一处荒郊之中有高耸挺拔、枝叶浓密的树林。他以为该处的某棵树下有盗贼，心生恐惧，于是并未选择走那条路。善男子！你心中是怎么想的？当时既无光明，那人也未直接看到那棵树，他能越过那片浓密的树林吗？能没有对盗贼的恐惧心吗？”

“世尊。不能的。”

世尊又问：“善男子！你心中是怎么想的？若有光明，那人也能直接看到那棵树，他能越过那片浓密的树林吗？能没有

对盗贼的恐惧心吗？”

“世尊！正是如此。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人对于本来不存在的恐怖生起恐怖之想，这便是在非真实中平添虚构。”

世尊开示道：“善男子！就像这样，由于愚昧之辈起诤，于是内心便非真实、颠倒，[一切所作所为]也就成了颠倒的。由于无明的黑暗完全遮蔽了双眼，所以对一切法都无中生有、平添虚构，于是对轮回中的怖畏险难感到惊恐，想方设法要出离轮回。他们所恐惧的轮回，在胜义中其实是不可得的。他们还认为“涅槃即是无有恐怖”，于是百般寻觅涅槃。受善知识所摄受而入于真实的人们，则能如实深入地了知轮回的本性即是涅槃，也如实深入地了知一切法无生。那些如此入于真实的人们不取任何法，不舍任何法，不除遣任何法，也不安立任何法，于法界中，无有所安住，也即无所动摇。由于无所动摇，所以不修习“处”（对象）；由于无所修习处，所以无住；由于无住，所以无动。这就是无所动摇的诸如来法理——其中任何可动摇者、可超越的，或者可舍或可取之法皆不可得（无所缘）。

“为何如此呢？因为法理就是虚空之理，而虚空也是既无动摇、也无可超越的。善男子！了知如此入于真实者，即便倾所有众生之力，也不能撼动他通达的了知智慧。为何如此呢？”



因为他已如是获得不动的智慧了。”

随后，舍利子尊者从座上起身，将上衣的一侧垂放下来，袒露右肩，并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处，双手合掌，顶礼膜拜，接着便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sup>1</sup>便是智慧第一的教授<sup>2</sup>。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能遣除一切无知、具足一切智慧。”

大目犍连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神通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凡是以眼识所了知的法，就不是神通。因为对于任何以眼识所了知的法，即便是在一弹指间也不生起信解，这便是神通第一。”

离婆多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禅定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能彻底焚毁一切烦恼。”

须菩提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安

住于无烦恼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远离一切烦恼怨敌、也不受任何法所染污。”

大迦叶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杜多功德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已经净治了一切烦恼，一切诸法都不成为杂染（有漏的非清净法）。”

罗睺罗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爱好学处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已经到达一切学处的彼岸了。”

优波离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持律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能尽除一切烦恼。”

阿难尊者也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够受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那些便是多闻第一的教授。为何如此呢？世尊！因为此法门具足一切多闻 [的功德] 。”

诸大声闻如是这般各自运用最为上妙的赞叹言词，赞叹、推崇此法门。

接着，世尊嘱咐阿难尊者道：“阿难！因此，你应当安住于一切诸法无所除遣亦无所安立 [的真谛中]，并如实正确地宣说佛菩提 [之法]。你应以此 [理] 而做圆满的宣说。你应当宣说任何法皆无可舍、无可得、无可知、无可断除、无可修习、无可现前、无可现证，无有轮回可出，也无涅槃可证；既无预流果可得，也无一来果、不来果、阿罗汉法可得。为何如此呢？阿难！因为一切法即是预流、一来、不来、阿罗汉之法——也就是说，因为法界是平等的。

“阿难！因此，你应当向菩萨乘的人们宣说‘声闻地、辟支佛地没有可超越的，一切佛法也没有可得’之法。为何如此呢？阿难！因为一切诸法即是佛法——也就是说，因为法界是平等的。

“阿难！此外，你应当向希求现证阿罗汉果的瑜伽行（行菩萨道）比丘们宣说‘贪瞋痴无所断除’之法。同样地，也应当宣说‘如来无所可见、诸法无所听闻、僧伽无所亲近承事’之法。阿难！贪瞋痴毕竟不可断除，因为贪瞋痴是空虚的。阿

难！即便是刹那性的法（有为法、生灭法），也没有可断除的法——因为了无所有。”

后来，阿难尊者便向世尊说道：“世尊！为何如来本来无所可见，诸法本来无所听闻，僧伽本来无所亲近承事呢？”

世尊开示道：“阿难！如来之所以无法展示，是因为无法以肉眼见到他。阿难！法之所以无法诠说，是因为无法用耳朵去听到它。阿难！僧伽之所以无所造作，是因为无法以身口意而亲近承事。”

阿难尊者又向世尊说道：“世尊！诸佛世尊的法性也像是这样，难以了证并且十分希有。”

世尊说道：“阿难！正如你所言。以此法门〔的意义难以了证〕之故，诸佛世尊的法性难以了证。为何如此呢？阿难！因为虽然面对一切烦恼时，都应当修治内心；然而，任何一法却〔同时也〕是无所动摇的，都是无所超越的。

“阿难！应当要知道，若有众生藉此法门而趋入诸如来的法理，并生起信解心，他们是很希有的。

“阿难！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在我的教法中出家，并能受

持记忆、深入通达此法门，或者生起信解，他们便不至于糟蹋国人〔所供养〕的食物，并且是在如来的教法中真实出家之人，获得人身也因而具足大义。他们能够彻底摧灭罪恶之魔罗，完全摧毁了认为自我实有的骄慢心，净化了信众供养时的障碍（即能够接受任何供养），堪受供养，应视之为福田。为何如此呢？阿难！因为具有增上慢的人们、执着果位有所缘的人们、执着菩提有所缘的人们、未与过去诸佛往来（亲近承事）的人们，是无法承受此法门的。”

〔佛陀〕宣说此法门时，坚胜意乐菩萨便获得了无生法忍。于是世尊当即面露微笑。

这是诸佛世尊的法性。因此，当世尊微笑时，由其口中放出诸如青、黄、赤、白、红、玻璃、银色等种种颜色的光芒。那些光芒遍照了无边无际的世界，向上直至梵天世界。之后，光又折返，回到世尊所在之处，绕行至尊三圈后，隐没于世尊的头顶。

接着，阿难尊者因为受到佛陀威神加持，于是从座上起身，将上衣一侧垂放下来，袒露右肩，并且右膝跪地，面向世尊所在处，双手合掌，顶礼膜拜，接着便向世尊说道：“世尊！若是无因无缘，诸如来是不会面露微笑的。世尊！现此微笑之因

是什么呢？缘又是什么呢？”

世尊向阿难尊者说道：“阿难！在这些眷属中，有两百名具有增上慢的比丘在听闻此一无增上慢之法后，便不再受生于轮回（因为他们已经永远断除烦恼），内心从有漏法中获得解脱。坚胜意乐菩萨则证得无生法忍。阿难！这位坚胜意乐菩萨在经过万劫以后，将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该劫名为‘普照众宝’，其世界则名为‘众花开敷’。他将成为‘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宝莲德藏佛’。届时他的佛土将会具有无量功德庄严，其中处处都是菩萨。”

于是阿难尊者便请问世尊：“世尊！此法门的名称是什么呢？又该如何受持呢？”

世尊说道：“阿难！你应当以‘于一切法无所动’之名受持此法门，也应当以‘坚胜意乐品’之名受持此法门。”

世尊给予此番开示后，阿难尊者、坚胜意乐菩萨以及诸菩萨、比丘大众，还有诸世间的天、人、阿素罗、干闥婆等眷属会众，皆大欢喜，咸皆称扬赞叹世尊所言。

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



印度和尚天主觉、慧铠，主校译师佛僧耶谢德等翻译、校对、  
抉择。

## 注释

\* 坚胜意乐：本经发起众菩萨名。梵文写做 *Sthīrādhyāśa / Dṛdhādhyāśaya*，藏文写做 ལྷག་པའི་བསམ་པ་བརྟན་པ་，义为“坚固殊胜意乐”。

胜意乐一词，梵文写做 *adhyāśaya*，藏文写做 ལྷག་པའི་བསམ་པ་，汉译经典的既有古译，尚有：胜志乐、殊胜志乐、增上意乐、殊胜意乐、志乐、胜志等译法，《翻译名义大集》则将之译为“深心”（Mvyt: 7116）；各种译词之中，以胜意乐、胜志乐、殊胜意乐最为常见。例如：实义难陀在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大宝积经》各会（CBETA, T11, no. 310）。（CBETA, T26, no. 1536）时，多将之翻做胜志乐、殊胜志乐；而在菩提流支所译《大宝积经》三会（第二无边庄严会、净信童女会第四十、无尽慧菩萨会第四十五）、玄奘所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CBETA, T07, no. 220）、《解深密经》（CBETA, T16, no. 676）、《说无垢称经》（CBETA, T14, no. 476）中、不空所译《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佛刹功德庄严经卷》（CBETA, T11, no. 319）中，则皆将之译为“增上意乐”。

胜意乐一词的意义系指：对佛法生起胜解、了悟、决定、信心，并怀着此等心志而投入佛法的修习之中；从大乘角度而言，胜意乐专特指学道位的菩萨坚致心志，向于菩提。相关义理，可见于以下经文：《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八·文殊师利授记会第十五之一》：“云何名为以胜志乐发菩提心？应作是说，若有已发菩提心者，乃至微恶终更不作。何所不作？谓贪瞋痴，及以在家威仪调戏，悉皆远离。若出家已，不复悕望名利恭敬，安住出家所修行法。”（CBETA, T11, no. 310）《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四·第十二净戒波罗蜜多分之一》则提到：“何等名为增上意乐？谓定趣求一切智智。譬如有人于他财物实不劫盗，枉禁囹圄虽经多时，而胜意乐常无退坏；于他财物无劫盗心，虽与恶人同禁囹圄而不名贼。如是菩萨虽处居家，经于殃伽沙数大劫受妙五欲，而胜意乐常不退坏，谓常趣求一切智智，曾不发起二乘之心，是故不名犯菩萨戒。”（CBETA, T07, no. 220）《瑜伽师地论卷·第四十七》中则说有“十五种菩萨增上意乐”：“于诸佛法所有胜解，印解决定，是名菩萨增上意乐，如是菩萨增上意乐，当知略说有十五种。”（CBETA, T30, no. 1579）

如《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中所说“意乐坚固不动”（བསམ་པ་རྣམ་ཐུག་ལྷག་པའི་ཐུང་）一语，也说明了坚固殊胜意乐的意涵。见：不空译《大集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卷第三》：“善男子！云何菩萨意乐坚固犹如金刚，住此大乘无有倾动？善男子！菩萨成就十二种法，意乐坚固犹如金刚，不為人、

天世间所坏。云何十二？所谓：菩提心、意乐、增上意乐不坏故；于施、戒、忍、精进、禅定、般若、不坏故；大慈、大悲不坏故；四摄法不坏故；成熟有情不坏故；净佛国土不坏故；不厌患生死不坏故；无厌足善根不坏故；为庄严相好设无遮施会不坏故；为护正法舍弃身命不坏故；所有善根回施一切有情不坏故；积集一切佛法不坏故。善男子！若菩萨于如是法修习不坏，当知尔时名为成就坚固金刚不坏意乐；如金刚宝能摧诸宝自体不坏。如是菩萨成就坚固意乐，能摧一切有情烦恼随眠而自体不坏。善男子！是为菩萨成就坚固金刚坚固意乐，于此大乘无有倾动。”（CBETA, T13, no. 404）此外，由《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七·本地分中菩萨地第十五·第二持随法瑜伽处菩萨相品第一》可知，坚固意乐为增上意乐的面向之一：“于诸佛法所有胜解、印解决定，是名菩萨增上意乐。如是菩萨增上意乐，当知略说有十五种。何等十五？…八解脱意乐、九坚固意乐、十无虚妄意乐…又诸菩萨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其心专注，曾无变易，是名菩萨坚固意乐。”（CBETA, T30, no. 1579）

因此，根据古译，可将此菩萨德名译为“坚固意乐”、“坚胜志乐”或“坚固增上意乐”等。为避免名号过长而显得繁冗，乃缩略译为“坚胜意乐”。另，求那跋陀罗译《大方广宝篋经》（CBETA, T14, no. 462）中，虽有名为“胜志菩萨”者，但其藏译名号为  $\text{ཐུལ་བའི་སྒོ་གྲོས}$ ，义为“胜利慧”，与坚胜意乐菩萨应非一人。

- 1 那些：原文写做  $\text{དེ་དག}$ ，义为“彼等”、“那些”。此处可做三解：其一，指代前文所说“于此法门，受持通利，发起信解”的善男子或善女人；其二，指代前文已有广说的法门；其三，兼容前二种解。其中，第三种解释虽为较模糊的权宜解法，但由于“那些便是○○第一的教授”一句（ $\text{དེ་དག་ནི་……དང་ལྡན་པའི་མཚོག་ཏུ་བསྟན་པར་བགྱི་བ་ལགས་སོ}$ ）的结构，本来就带有“主词模糊”的特点，因此兼容二说的诠解，似乎更适用于此句，义为“那些人所修持的便是世尊所说的○○第一教授”，并隐含“阿难也如此认同”的意思。下同。
- 2 教授：原文写做  $\text{བསྟན་པར་བགྱི་བ}$ ，义为演说、教诫。

【七佛灭罪真言】（三遍）

离婆离婆地 求诃求诃帝 陀罗尼帝 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  
摩诃伽帝 真陵干帝 娑婆诃

【补阙真言】（三遍）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 佉啰佉啰 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  
虎啰 吽 贺贺 苏怛拏 吽 泼抹拏 娑婆诃

【三皈依】

自皈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问讯）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问讯）  
自皈依僧 当愿众生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问讯）

【回向文】

（一）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三)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圣坚胜意乐品大乘经》 编译团队：

讲经法师：堪布确英多杰

圆满法藏编译委员会 恭译

设计排版：王绍宇 张春静

插画：杜翌